

# 草花虫,呈现出诸神的面庞

——读李汀散文集《如花在野》

□ 云兮

李汀散文集《如花在野》的第一辑《如草自然》有15篇文章,作者主要是想为草正名。文学中的父亲是懂草的,文学中的母亲也是懂草的。《草的样子》中,父亲执意要回乡下,一路上一言不发。“等到父亲的两只脚一踏上村庄的土路,他立马活泛起来,他用脚刨弄着土路两边的枯草,“这是白茅草,这是车前草,这是灯芯草,这是狗尾草……”父亲默默地说出各种草的名字,脸上流露出无比幸福的笑容。”父亲说:“这人啊,哪个不像草一样,草是永远锄不完的。”“老屋后面的草垛下晒太阳呢,好暖和的太阳!”“这人啊,就像这一茬又一茬的草,春风吹又生。”《低处是草》中,母亲常说,“无论是人还是草,在土里刨草,都不容易。”“她就是草籽命,撒在哪里就长在哪里。”“你想,我们睡觉床上垫着草,走路脚上穿着草,生火做饭要用草,生病用药要用草。”“天地之间的草,和人一样,都有自己的味道呢。”“人要像草一样不吝啬。”爹说,“草都不长了,还长什么庄稼。”“人有千千万,草有万万千啊。”“种了一辈子庄稼,锄了一辈子的草,与草较劲了一辈子。”

李汀的散文创作一以贯之他用他独有的细腻笔法和饱含丰沛的艺术情感,塑造了文学中“父亲”“母亲”和大批乡村人物形象。通过他们的言行传递出作者对大地的理解,对植物的理解,对乡村的理解,对万物的虔诚和敬畏。

李汀告诉我们,在故乡,在乡村,无论哪种植物,无论哪种动物,都有灵性的。在他笔下,连人们痛恨的虱子都是那么让人觉得可爱、有趣。一家人围坐火炉捉虱子的温暖场景,令人拍案叫绝,细节更是纤毫毕现。这些真实的细节让我们触摸到乡村世界的脉搏,可以感受乡村世界的心跳和温度,进而理解作者所构建的乡村美学和记录的乡村心灵历史。

我觉得,我们人类的一些发明创造,在植物那里还真算不上什么。大约35亿年前,就有藻类植物诞生了。

大约4亿2千万年前,植物开始直立起来。1亿年前,植物开出花朵,大地从此五彩缤纷万紫千红。人类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你去翻翻书,就知道,人类的很多发明不过是复制了植物的智慧而已。

李汀的乡村美学告诉我们,每种植物都是值得尊重的生命个体,没有哪种花是不美的。这些花草植物不但滋养我们肉身,还滋养我们的性灵。

第二辑《如花在野》收录14篇散文,写了14种花:桃花、豆角花、槐花、桂花、月季花、苜蓿花、飞蓬、鹅儿肠、狗尾草、棋盘花、打碗花、桐麻花、藿花、南瓜花。我站在文字外眺望它们,觉得它们不是花,也不是从地里长出来的,仿佛是从天上降临的小天使。

这些花都是乡村再普通不过的花卉,有些甚至都不叫花,比如说狗尾草,比如说飞蓬,比如说鹅儿肠。李汀通过对这些特色乡村花卉的精彩描写,构建了一个属于作者的“花花世界”。

写父亲眼里的桃花,“人们都羡慕拥有那一片桃花林,父亲也不例外,或许在父亲心里还有着更隐秘的心思。尽管他在县城文化馆上班,但也不影响他对桃花林的向往。”“一到春天,一树树桃花开得正旺,母亲便会端上小板凳,坐在桃树荫下专注地绣鞋垫。母亲绣的是一朵一朵的桃花。”父亲回家看到这情景,憨笑着说:“桃花真美。”桃花我不多说了,人人都喜爱。我们看看李汀笔下偏爱的狗尾草。“狗尾草、狗尾草……轻轻呼喊它的名字,就感到灵魂里出现草的温柔、草的气息。”“是的,世上没有虚伪的草,没有邪恶的草,没有懒惰的草,草长在哪里并不重要,只要有阳光雨露,它就会倔强地奉献一片绿色。”

我着实被他笔下的花香熏着了,这种香有着让人过目不忘的的平实和出自骨子里的真实流露,带着乡下人的善良和本分,写出了自己的心灵感言,发出了一声声文学的感叹,一直停留在古老乡村的上空,经久不息。

李汀笔下的花,总是开在低处,开

在田野里,开在篱笆外,开在阳光下。写得温婉灵动,诗意喷涌,心有大爱,却不露声色,像他笔下的那些花儿一样。作者与花朵在文字中相互印证,互相确认,以求血脉相连,声气相求,双向奔赴,生死与共。从文字上看,说李汀是“花痴”,一点也不为过。

第三辑《如虫俯地》收录了18篇散文,都是与乡村有关的小动物,一个个乡村的精灵,像蚂蚁、萤火虫、蟋蟀、螳螂、蝉、蜗牛、蚂蚱、蜜蜂等。

在他的笔下,蚂蚁正“迈着密密麻麻的脚步向前行进”,“看他们叼着的白籽爬过小小的土粒,看他们拖着长长的队伍爬上村口那棵老梨树。”跳蚤“嘿嘿,跳不起来了,这时,还得使劲摁住,慢慢在凉席上搓捏,搓捏到食指蛋上后,拇指和食指捏住跳蚤,感觉它还在微微颤动”。萤火虫“一团一团闪烁,静谧的山谷流着阳光,群山在青色的丛林中,萤火虫的微光繁星般点亮漆黑长夜”,“要是没有这些小生灵,人是多么孤寂,土地是多么孤寂。”还有,蟋蟀在风中浅唱低吟,螳螂在苞谷叶上施展拳脚,蜗牛在草地上爬行,蜜蜂在花蕊中劳作,庄稼在风中拨节……

这是李汀继《农谚里的村庄》《西藏,清水一样的光芒》《民间有味》后的又一部力作,书中的有些文章已在《人民日报》《散文》等报刊发表过,有些选入多地高考中考模拟试题卷。有评论家说,李汀的语言感觉能力极具文学天赋,细节描写出类拔萃,无疑,李汀把自己的散文创作又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实力派作家钟正林的短篇小说《通往新年的电梯》(《红岩》双月刊2024年2期),细致入微地描摹出居住在文化局老旧小区里的人们在加装电梯工程上的内心波动,作家从一个平视的角度去触摸当下邻里关系的幽微,将政府加大力度提高人民生活水准的宏观政策与小区里当下人文情怀和邻里关系的亲和与语言的跳脱,都使得这部小说的看点更加地丰沛。

我读钟正林的小说有些年头了,记得那是在汶川地震后的某一年,在《小说月报》上读到他的中篇小说《鹰无泪》,同时选载了著名作家阿来先生写的评论,印象很深。刚刚发表引起读者关注的《通往新年的电梯》所选择的叙述角度很是新颖,很巧妙地从一个断面,某个看似我们不太经意的地方着笔,掬取情节深处的细节非同一般。比如他之前的《鹰无泪》,从地震发生现场的微小物去描摹灾害带给人们心灵的刺痛和创伤,抚慰伤痕的生活,让人印象深刻。

几年后我们成了微信好友,后来又加入到他小说川西群,对他就有了更多的了解。他和我一样是一位极富文学情怀的老报人,在《德阳日报》执编副刊,在培养扶掖了大批的业余作者的同时,自己笔耕不辍。从2006年9期发表小说处女作《斗地主》跻身小说界,迄今已在《钟山》《当代》《红岩》《江南》《青年作家》《中国作家》《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新华文摘》《人民文学》等国内核心期刊发表了大量的中短篇小说,其长篇小说《大堰口》《水要说话》也登上过《中

国作家》与《红岩》杂志,并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鹰无泪》《秃了》两部,作品都入选过中国作协和各地的小说年选,获得过四川文学奖、《广州文艺》都市小说双年展中篇小说奖、《作品》年度文学奖等,算得上颇有收获了。新作《通往新年的电梯》是作家再一次把目光投向了日常驳杂生活的新表达。在作品中我读到了作家对于城市生活中人际关系、尤其是邻里关系的一次深层次渗透。小说围绕着文化局的一个老住宅区展开,主人公“我”这个人大代表的妻子小米,与形形色色的住户交际,构成了小说叙事的承载点和交汇点。当地政府为了改善人们的生活条件,准备资助一些老旧小区的楼房加装电梯。政府出电梯的设备,安装费则需要住户分摊。这就要求取得各家各户,至少是大多数住户的同意。毕竟涉及到各家各户的利益,矛盾便不可避免。住户的思想理念和经济条件千差万别,最主要的是,大家对加装电梯的看法和各自应该分摊的不等金额都有自己的小算盘,原本是一件利民的好事,可实施起来却是万般的艰难。

作品里塑造的几位人物也非常典型,小区业委会主任三番五次的苦口婆心劝说,小区业委会成员老杨,意欲从介绍电梯业务吃回扣的私念,烈士遗孀古孀有个沾染了吸毒特别不争气的儿子等等。住在一二楼的,觉得加装电梯后遮挡采光,不愿意装更不愿意分摊费用,住在高层的又在考虑自己多分摊的费用是不是划算,各种情况汇集到一起,个人的小心思暗流涌动。原本大家各过各的日子的那种静好岁月,瞬间被电梯这个事搅扰得鸡犬不宁。作者用了很多细节刻画和人物白描的艺术手法来烘托主题,将《通往新年的电梯》的小说意味酝酿得很浓。在小说的结尾处,还是古孀孀拿

## 日常驳杂生活的 新表达

□ 周其伦

处了自己积攒多年的抚恤金来贴补小米一家因楼层高而不愿意多分摊的那一部分差价,不但使得“新年电梯”计划完美实现,还感动包括小米夫妇在内的众多住户,为这个故事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我注意到钟正林很多次在小说作品里的恣意游走,感觉他就是个特别细心观察大千世相的基层作家,很善于去捕捉社会生活中普通人内心幽微,往往在那些人们通常会见惯不惊的不经意处,抽丝剥茧地捡拾出文学对于生活的关照,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作家从必然走向优秀的必要素质。在《通往新年的电梯》里,通篇贯穿了对主角小米的刻画,最后古孀拿出抚恤金贴补她家的差价,感动了她和人大代表的老公,决定不收古孀一分钱要同意加装电梯,使古孀年迈的腿能轻松上楼。这画龙点睛的一笔把小区改造中人物的光亮紧紧捉住了,是审美的主观意识,很见功底。还有对于其他人物的刻画,左右腾挪间,三言两语就把性格特点塑造得栩栩如生,且还游刃有余地通过小米这个叙述主体,带出了小区住户们暗通曲拐的驳杂心理活动,让这篇小说的立意和主旨有了可圈可点的亮点。

# 当代南方青年诗人在思考什么

——以鲁院四川作家班青年诗人诗作为研究样本

□ 张亮

联络那般 / 我们对时间从未掌握天赋般的真诚 / 也从未掌握一个长镜头流淌的冷空气 / 老叟钓鱼回来,手里提着红色小桶 / 半浅不深的水,几尾小鱼看着栅栏外的天空”(刘崇周:《一日记》)。

这首诗,诗人比较写实地描绘了一幅日常生活图景,描写了在电影前看时间的更替,描绘了手持摄影机对时间的记录,还写到钓鱼的老叟,以及老叟提着装着小鱼红色小桶。在这首诗里,诗人表现出对这样的日常生活状态,有稍许隔离感,只观察,只记录,让对象世界自我呈现。

青年诗人希贤写过一首标题就命名为《时间》的短诗,她认为时间是不对等的,花有花的时间,孩子有孩子的时间,“一粒微尘 / 都有他的时间”。

能引发诗人思考,进入诗句的,不是那些公理常识,诗人更多会关注那种更具典型性的个体思考价值,或者那深夜古寺里飘扬出来的古琴铮铮声,那些能激荡心弦的动静。夜晚的幽静适合放空,让新的思考能进来。

的冲击。

“雅人深致”可以说是当年青年诗人追求的审美理想。

人与自然、“天人合一”似乎是古今诗人经常思考的命题,和前面不一样的是,当代的青年诗人思考更多的估计是对“山水”的接纳与治愈。

### 四、人对“处世”的困惑与挣扎

当我走进鲁院四川作家班青年诗人的诗作,发现不仅仅受到诗意的震撼,更多是体会到他们对整个世界的关注、对人类命运的关切——“我”不仅是中国的一员,也是这个世界的一份子。《星星》诗刊编辑黎阳说他们中的一些诗:“跳出了古人的意象,呈现了作品的生命力。”

诚哉斯言。看加主布哈写《雷电史》,上来就是“口弦在弹奏——这豢养的手势 / 难免呜咽。父亲擦拭着谜底。一匹棕马 / 驮着噩梦、露水、和喝醉的他 / 准备去四月播种石头。(四月,有羊失足) / 意外从预言之树上被吹落。他的渴意 / 撞倒了雷电史——”在诗人眼里,在神秘的南方,世间充满着意外。青春时期总带着悲伤,故而在另一维度上等同于生命的某一重要阶段不安的围绕,给今后漫长的岁月埋下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种子。换言之,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当发达地区的青年享受着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时,个别地区的青年还需要跋山涉水去找一本不知名诗人的诗集。就算一百年后,中国迈入发达国家行列,这世界上也会有一个角落,某个族群的青年不安于前途

未卜的命运。

可以这么说,诗歌带给我们的,更多的是一个对未知的警醒,每个读诗人根据自己的生命状态思考自己或他人的命运。

读这些青年诗人的诗作,一个强烈的信号是这些诗歌的视野不再是他们熟悉的故乡,抑或一城一域,他们主动利用世界语境来阐发自己的思考。以李遂的《寡欲咖啡馆》为例:“很多时候,我都认为写诗是在透支 / 未来话语权。我爱喝咖啡,或许是因为 / 我喜欢延续从开普敦到成都,从印度洋 / 到太平洋的漂泊状态,我甚至愿意 / 让这杯咖啡少一点朋友,它的单身刚好 / 给了我眼睛歇脚的机会,我会耐心看着 / 早秋的林,从我亲吻过的杯沿 / 生长出来,红铜色是我三十岁的座右铭。 / 是走了多少弯路,我才学会将世界整理成一座咖啡馆……”这首诗出现了开普敦、印度洋、太平洋等字眼,但阅读的地域陌生感并不强,大概源自诗人以自我之情关照他者,诱发了读者的共情能力。

无疑地是,南方青年诗人体现出的文化的空间意识日益增强,那些起自南方的诗句在世界范围内寻找着能够产生共鸣的灵魂。当越来越多的诗人结合新时代给予更多的思考,于世界范围内关注当代人们的公共生活和生存处境,我们才可以见证那句黄礼孩的话:“诗人的存在是用诗歌去见证并影响自己的时代。”

本版责编:张语婷